

烟雨迷蒙,湖面上盛开着一朵巨大的花儿。那是把撑开的雨伞,颤巍巍倒立在水面。离伞花最近的竹排上,游客们忙碌而笨拙地舞动划子与竹竿,努力贴近那把伞,将它捞起。风起,细微的雨丝化作漫天飘洒的水珠,溅起满湖密密麻麻的水花,击打着竹排和岸边的芭蕉,如驰骋而过的千军万马。竹排匆匆泊岸,游客仓皇躲雨而去,那朵无主的伞花,盛开在竹排上,静静地守望。

青山绿水之间,这抹小小的风景,让我想起了几天前,也是下着雨,出门时,向住宿的旅馆借伞。服务台里的女孩,迟疑地打量我一番,要过了房卡,仔细审视,认真登了记,才把伞交到我的手里。接伞的那一刻,我的手停顿了一下,一个问号划过脑际:使用这把伞的感觉,会舒服吗?又联想起许多服务类、接待类场所,门口的雨伞,都被严实地在特制的“枷锁”里。这类出于防人之心的管理,无疑会让被“防”者感到不那么舒服,然想来也是亡羊补牢、减少损失的无奈之举。竹排上的那朵伞花,开得美艳动人,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诟病出租伞的管理。

这类两相对照的景象,生活中并不鲜见。有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此刻又在我的记忆中闪现。很多年前,经常在南国那条尚未铺好、断断续续的广深公路上往返,在随意揽客下客的私人“面的”上,我裤兜里的盘缠,曾经两次被窃。这些唯利是图、极

## 眼光

甘建华

不安全的破“面的”,给我留下了丑陋不堪的印象。然而,有件事,却使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有了改变。

那个不见月亮的夜晚,我乘坐的“面的”被后面的另一辆车疯狂地追赶,对方还毫无修养地急摁喇叭,跳着强光灯,将我乘坐的“面的”驱赶到路边,然后擦身呼啸而过,猛冲到前方二三百米时,却又明显慢下来,从车门处放下了一个黑乎乎的物件,继而加速扬长而去。我们的车在黑乎乎的物件旁停下,原来那是个塞得鼓鼓的大号旅行袋。车主恍然大悟,跑到车后一看,吃了一惊:后门坏了,那包行李一定是在颠簸中掉落的。那辆追赶我们“面的”的,“吃相”虽然难看,却是拾金不昧、急人所难的火热心肠!

这世间的人和事,确实复杂而多样,不能够以偏概全,一眼看死。连我们每个人自身,其实也是个矛盾体呢。你一辈子做了许多好事,但你就没有过糊涂、犯浑的时候?即便是十恶不赦的恶棍,相信他对生身父母和儿女,也是讲一点骨肉之情的。然而,在我们有些人的身上,片面化的眼光仿佛是与生俱来,幼稚得可爱。笔者年轻

的时候,总以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人和事,都是公平、正义、干净、正确乃至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这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有关,与所受的不成熟的教育有关,也与人生经验的极度匮乏有关。用诗情画意、过于美好乐观的眼光看世界,自然就失去了包容和定力,容易产生诸多的愤懑与不适,继而又会把世界看得一无是处。“可爱”的“愤青”,或者是有着“愤青”式眼光的人们,睹物看人的眼光需要纠偏,否则,不被心火烧死,便是走向理想主义的反面。

近日,听说了一个保姆巧妙偷钱的故事。笔者家中也曾经请过钟点工,对方脾性与我家人非常合得来。后来,家中经常有少钱的事,每次都以那种不易察觉,或是让你有感觉而不至于引起重视的方式发生,与故事里那个保姆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疑窦丛生又无凭无据的情况下,我家找了个借口辞退了那个钟点工,从此家里不再莫名其妙地少钱,却多了一些对外人的戒心。然而,过度的戒心,对于都市里多数上门型服务人员来说,又是不公平的。譬如笔者过去所在的单位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换过几轮,她们揣有大部分办公室的钥匙,但十多年来从未发生过内部失窃的情况。尤其是清洁工小陈,不仅热情勤快,吃苦耐劳,还从来从不贪小便宜,过年时单位里发点慰问品,她还要推让再三,感到很不好意思呢!

皮,也不要恨之入骨地咀嚼,只需直接咬断,轻轻啜啜,糖就会马上融化在嘴里。

甜到梢的细茎没有皮,但其他部位的皮却很锋利,用牙撕扯的时候,很容易割破嘴唇丫巴,皮上的霜碱也常会涂满嘴唇。故此,吃甜到梢的时候,同伴们都会相互取笑。一个说,你嘴丫巴红肿得像害小疖子。另一个说,你嘴丫巴像是推磨刚偷过嘴的驴唇。可笑笑归笑笑,一遇到甜到梢,我们还是两眼放光,纷纷放下草筐跑进去,各自采到相中的一根,继续涎水横流,大嚼特嚼起来。

读大学时方知,甜到梢学名叫芦稷,有的地方还叫它甜芦稷、甜秆、倒梢子。品种有“甘蔗”芦稷、“糖心”芦稷、“高粱”芦稷等。我少时所吃的甜到梢应该是“糖心”芦稷吧。因为它的芯儿有一线极甜的霞红,可不就是“糖心”吗?

甜到梢名副其实,一甜到底。甘蔗虽然比甜到梢甜,但其两头味儿极为寡淡,无论从哪一头吃起,结尾都会让人感到一丝黯然。公社糖果店里的糖块我也偶尔吃过,但甜味太浓,没有甜到梢芬芳的草鲜味,更没有甜到梢那来自大地深处泉水般的清凉。这可能也是我多少年来,一直忘不掉甜到梢的真正原因吧。

## 母亲的丰收节

王奎

在农民丰收节诞生的前一年,父亲的身影永远地消失于那片田野之中。母亲执拗地留在乡村,留在与麦田、稻田近在咫尺的老屋,不管谁也不管怎么劝,母亲就是不愿彻底地告别乡土。那个叫后舍的小庄子里,还有几十位像母亲一般年纪的老农民,他们已无力种田打粮,人数在逐年逐月减少。但他们年年岁岁闻得到新麦的清香,新来的芬芳,他们时不时地会向为数极少保持纯粹农民身份的后辈传授种田的技艺,他们在每一个丰收的年景,也会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一次次,看着母亲一样的老人萌态可掬却又一丝不苟的模样,我常想他们是不是可以叫作大地、庄稼、丰收或者故乡“最后的守护者”呢?

记忆中,母亲对我们最严厉苛刻的事除了读书上学,就是不允许我们有半点糟蹋、浪费粮食的行为。在那食不果腹的年月,饭后用舌头舔碗、用食指抹碗,那是母亲教会我们每顿必做的“基本功”。至于吃饭撒饭米、饭粒,自然少不了一声呵斥:“哈巴鼓子(下巴)上有几个洞吗!”吓得我们赶紧一粒粒地拾起来丢进嘴里,即使饭粒掉在地上,也要这样。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地懂得,母亲之所以会那样“吹毛求疵”,正表明母亲对饥饿的恐惧、对粮食的珍惜,当然一定也包含了母亲对丰产丰收的梦想、对丰衣足食的渴望。

风烛残年的母亲,如今仍然不忍心看到哪怕只是一小片良田沃土荒芜,每每遇见总是要为之叹息难过,好像有人做了作孽之事。老家屋后的一块小菜地,母亲说什么也不肯任其杂草丛生,年年非得种上各种瓜菜豆角不可。尽管母亲自己根本就吃不了多少,大多待收获时节用来送人,母亲照样十分开心。无数次,我陪母亲在庄前庄后散步,一旦看见瓜果遍地,麦浪或稻浪滚滚,母亲便会笑逐颜开,眉飞色

舞,快乐得真像过节一样。母亲常说,作践粮食是要遭雷打的。对待粮食要像对待祖宗对待菩萨一样。“家有三担粮,心里不发慌”,米缸里有米,日子才过得安稳。

关于土地、关于粮食、关于丰收,母亲朴素的“哲学”里,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智慧和人生历练。我相信,乡村那些传统的丰收景象,一定早已似石刻一般深深镌入母亲的心田,至死难忘。有一件事,我至今没搞明白,文盲的母亲竟然对相对复杂的“二十四节气”始终了然于胸。“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说起来容易,“掌握”却十分困难,不识字的母亲是如何把握每一个节气做好每一季农事的呢?也许节气早已成了母亲的另一种胎记,或者另一种指纹,母亲几乎不用找人家翻皇历,只看乡村草木庄稼、花鸟虫鱼等等,就能准确地感到节气在更替,于是种瓜点豆,该干嘛干嘛了。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我对“二十四节气”情有独钟,近年来,先后创作发表了这个系列的诗歌、散文或散文诗达数百篇之多,一部叫《祖先的节气》的个人文学专集正在酝酿出版之中。尽管如此,仍然不足以表达像母亲那样对土地、季节和丰收的感情。

故乡的秋分,正是大地呈现一季收获的美好时节,金黄成为一望无际原野上的主色调,那是丰收的颜色、幸福的颜色、欢庆的颜色。此刻,万物似乎都带有一种成熟的气息,感人肺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沉香,有稻花的淳朴,有荷藕的芬芳,甚至还有月圆时分嫦娥捧出桂花酒的高贵。此刻,丰收节上来了,那是母亲的丰收节,那是大地之上所有父老乡亲的丰收节,蕴含着人们对农民、农业、农村的敬仰,对粮食、蔬菜、瓜果的膜拜,感谢千百年农耕文化的传承,让无数乡村父亲母亲有了自己情感的寄托、灵魂的烙印和精神的丰碑。

## 甜到梢

李星涛

甜到梢名副其实,从根部一直甜到梢头,且甜度不减。

甜到梢和高粱是孪生姐妹,只是个子比高粱略矮,结的穗子比高粱稍小而已。在故乡,甜到梢俗称为“北方的甘蔗”,它于早春二月下地,刚从土里钻出来时,身子就像是多层嫩绿卷成的空心圆锥筒。锥筒底窄口阔,形如古人用碧玉雕成的爵杯。夏日常清晨,杯里常卧一汪清露,亮晶晶的。俯下身,歪过头,“咻溜”一口吸进肚里,清冽中带着一缕晨曦空气的淡腥味。

四五月份,甜到梢会和高粱比赛着长。可一进六月,它就会主动停下来,横向变粗,一身胖绿,翠竹般矗立在高粱的身边。此时,它的顶梢还不曾孕穗,只是一卷儿嫩嫩的叶芽,黄中透绿,水灵灵的。妈妈说,甜到梢不长个儿,开始积蓄养分做糖了。我们一听,立刻兴奋得嘴里直冒甜水。下田再看到甜到梢,怎么看都像公社糖果店里那个穿绿色连衣裙的下放女知青。

中秋前后,甜到梢成熟了。它的秆儿莹润青翠,撕掉皮后,肉质淡绿,尝一口,口感酥脆,甜而不腻,弥漫着一股芬芳的草鲜味儿。

挑采甜到梢要看其穗子的颜色。穗儿

灰白,或者泛点淡紫的,表明还没有成熟到这时候,其汁水虽然丰盈,但不够甜,后尾常泛滥着一股青烘味儿。只有那些穗子发黑,茎秆上裹有雪白碱霜,才是熟透了的。采甜到梢我最拿手。看准了一根,双手抓住穗儿,往下压弯,猛然用力一拽,“咔嚓”一声,一根甜到梢就断根离土了。三下五除二扯掉细长的叶片,只剩下茎秆,再将其掰成一截一截的,就可坐在草地上,安然地享受起来。

吃甜到梢我喜欢从根部吃起。牙齿撕掉表皮,“吧嗒”一声,咬下一小截,板牙上下一搓,一汪甜美的汁液便在嘴里汹涌开来。一边咀嚼,一边吸溜,汁液也就随着动作和声音,泉水一样“汨汨”在舌尖上直漾。甜到梢的芯儿是红色的,宛若一线霞光贯穿中间,像是要把人带进晨曦里似的。

吃完根部,一路向上,直至甜到梢结穗的细茎处。别看这细茎儿没有根部粗,只小拇指粗细,但糖分却丝毫不比根部少,而且肉质柔中带韧。它既不要龇牙咧嘴地啃

## 45年前状元楼的国庆聚餐

郑自华

1977年10月2日,我们在杨浦区八块头的状元楼有过一次国庆聚会。

那天是星期日,是沪东电影院影评组活动的日子。活动结束,一看时间已是下午5点多,大家决定找家饭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聚会地点不约而同都指向八块头地区著名的沪东状元楼。

沪东状元楼建于1921年,1956年改名为“沪东状元楼”,与曹家渡的沪西状元楼及九江路的前江状元楼三足鼎立,成为沪上具有地道宁波风味的三家著名老字号餐馆之一。在杨浦区市民心中,沪东状元楼的地位就如上海人眼中的锦江饭店、国际饭店那般高大上。如果你请朋友去沪东状元楼吃饭,那你绝对是属于上档次、有腔调的。

状元楼离沪东电影院很近。考虑到状元楼生意较好,不一定有座位,印刷二厂工会干部耀庭兄就特地请了厂里的电工顾师傅提前站。状元楼没有专职的电工,顾师傅家住状元楼附近,于是成了饭店兼职电工。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进店,果然座无虚席。等候多时的顾师傅将我们领到了二楼职工休息室,用乒乓台子权作饭桌,大家连连说好,有特别意义。唤来服务员,欲点菜,服务员笑道,你们那位顾师傅早就到厨房间去张罗了。不一会,红烧冰糖甲鱼、雪菜大黄鱼、腐乳黄豆鱼、清炒蛭子、薑菜黄鱼等纷纷端到

乒乓台上,这些都是状元楼的招牌菜。顾师傅到原料间亲自挑选鲜青,炒了一盘鳊丝,味道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聚会一直在进行中,每次聚会,只要说到状元楼的那道鳊丝,嫩、滑、弹性十足,人人交口称赞,是迄今为止吃过的最好的鳊丝。

状元楼是宁波菜系,在宁波饭店吃饭怎能没有宁波汤团?说曹操曹操就到,服务员给每个人端上了一小碗宁波汤团,气氛再次热闹了起来,丝绸厂工会干部老严吃了一口,连连称赞,让再来一大碗。老严说:“我是属于看到宁波汤团就走不动路的这种人。”那时很少有“上馆子”的机会,再加上满桌的美味佳肴,而且量足,肚子早就吃得撑不下了,可是放弃实在不舍得,于是到洗手间将皮带松了2节,“继续战斗”,将宁波汤团消灭了。

大家边吃边聊,畅谈祖国的日新月异,赞美人民的生活节节高,一旁的服务员受到感染,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我们先是静静听,然后跟着唱了起来。耀庭兄拿起筷子在碗上敲了起来,权当伴奏,声音清脆,节奏感很强,众人一片喝彩。楼下就餐的顾客不知怎么回事,纷纷跑了上来,见状,他们也加入了合唱……

不知不觉已是晚上10点多,老严赶紧去结账,我们每人只付了3元多,过了一个有意义、至今不忘的国庆节。

## 落叶

李易农

落叶,是岁月的一部分。

季节过了立冬,那些树叶便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剃度修行,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叶子蠢动了心思,出其不意地从枝头走上了,在空中飘飘忽忽地,如同长了翅膀般,又随心所欲地静落于地面上。地面上的境况可谓复杂,有水渍,有坑洼,有石头,有草丛,有高低,有的地方还开着倔强的花儿,有的地方布满了凌乱脚印,但不论是什么地方,这些叶子视它们为家园和归宿,视它们为亲人。和它们为伍,与它们相融,不避让也不挑剔,更不加以选择,大大方方,悠闲娴静,不故作姿态,让人为之和善、谦卑的品德肃然起敬。

这个时候的叶子,是落叶,岁月年轮的影子。

叶子落了,又一段岁月该画上句号,有感叹,有感动,有感恩、无愧、知足。倘若省略了的话,那么,你心中的叶子,还在低处徘徊,回忆往事,不胜感叹,是情怀的绵延,是一抹愁思的寄托。

树木本无意,品者皆有情。落叶是生活的诗篇,写诗者是你,你看着它们从小处着笔,从细腻处酝酿感情,从一日改夜中,寻找到内心力量的突破口,在阳光下摇曳,在风雨中袅娜婷婷,在晨起或者日暮里,它们保持着满心的热爱热情,为你的天空撑起一片绿意葱茏,一片阴凉惬意。你的诗,可以是婉约派,可以是豪放派,可以是新月派,还可以是朦胧派,可长可短,可低声吟哦,可高声朗诵。总之,它们是诗的发源地和诗的祖国。它们又是诗篇里的每一个精心修饰过的字符,圆润,通透,隽永又韵味悠长,读起来,有温情脉脉,品起来又韵味悠长。

落叶是你突然接待的宾客,你的院子里,台阶上,窗棂间,屋顶处,处处都是它们的踪迹。它们可以是沾着露水心情的,可以是带着月光信件的,可以是涂抹了阳光透亮的,可以是镶嵌鸟鸣的,还可以是看惯了白云蓝天的,它们想换一种风景,这不,

悄悄地,就到了你的梦里了。梦里的你,行走在落叶铺成的毯子上,慢慢走过去,咔嚓咔嚓的脆响,清脆悦耳动听优美。或者,你就坐在落叶间,成为另一片落叶,在落叶上凝望远方,将心中的落叶按在落叶的国度之上,不嗔不怪,气定神闲。

落叶是心怀辽阔江山,豪情万丈的。只要有树的地方,落叶都会把这片土地,视作自己爱的一部分,高山,河流,山谷,田野……人迹罕至的地方或者是繁华街道,它从碧绿到金黄,不卑不亢地,张开了怀抱去拥抱大地。“落叶做蝶飞,入土化为泥。”这是落叶归根的爱恋,是无私奉献的赞歌,更是一种事物本身的道德阐释。

落叶是有温度的。不论生活如何繁杂,落叶自有落叶的处世哲学。初冬时节,风冷层层递进,百花凋零,草木凄清。但只要细心,你就会发现,落叶堆积的地方,那些草芽仍然嫩绿如初,探着小脑袋,张望着落叶隔开的世界。哦,这些草芽,因为落叶的温度而保持着生机和梦想,因为落叶的温暖,而对世界还有着眷恋和不舍……

落叶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它落得轻巧,落得坦然,落得有声有色,落得有情有味,谁能说落叶不是一种美,落叶不是生命的一种境界?

## 那些年,我们一起过的国庆节

吴建

刚上一年级时,老师教我们识的几个字就是“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老师给我们讲祖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描绘祖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赞颂祖国的伟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年幼的我们虽然对老师讲的这些知识懵懵懂懂,但心里还是对祖国升腾起一种崇敬和爱戴之情。

后来上了高年级,每年国庆节前夕,学校总要邀请几位老红军、老八路来校给我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的长征故事,讲抗日军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英雄事迹,还请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甚至还要求我们回家吃一碗“忆苦饭”,让我们感受一下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的苦日子,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老师又带领我们去参观社队、工厂,看农民们在广阔的原野里辛勤地劳动,看工人们在熊熊燃烧的火炉前挥汗如雨地工作,领略家乡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20里外的红



临窗小景

周平 摄